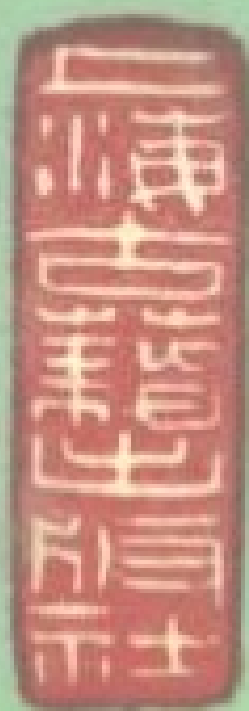


珂雪齋集

上



〔明〕袁中道 著

docs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明〕袁中道著
錢伯城 點校

珂雪齋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珂雪齋集

(全三冊)

〔明〕袁中道 著

錢伯城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華書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群眾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插頁 9 印張 49.125 字數 935,000

1989 年 1 月第 1 版 198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7-5325-0185-x

I·73 定價(平): 22.00 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前言

這裏，呈獻在讀者諸君面前的這部書——《珂雪齋集》，是明代公安「三袁」兄弟之一袁中道的全集，包括他的詩、文、雜著、遊記、書札和日記。公安派「三袁」：大哥袁宗道，字伯修；二哥袁宏道，字中郎；袁中道是最小的弟弟，字小修。三袁兄弟的名字每易相混，原因是三人的名字裏面各有「中」字或「中」字的諧音。大哥宗道與三弟中道幾乎同音，二哥宏道則以其字中郎著稱，又有一個「中」字。因此人們習慣用字稱呼他們。

三袁兄弟中，小修享年最長，著作的數量也最多。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小修四十六歲，這一年，他經過二十多年的場屋之苦，好不容易考取了進士，使他喘過一口氣，如他自說的「叨得一第，聊了世法」（《與愚菴》），或換一個說法，「卑卑一第，聊了書債」（《寄王以明居士》），這時他想到有必要清理一下自己積年所寫的詩文，爲自己的文集做一個總結了。他給朋友錢受之，也就是有名的錢牧齋，寫了一封信，其中寫道：

……弟前歲（指萬曆四十二年）一病幾殆，故取近作壽之于梓，名爲《珂雪齋集》。蓋弟有齋名珂雪，取《觀經》「觀如來白毫相如珂雪」意也。近轉覺其冗濫，不欲流通，正思取一生詩文之精警者，合爲一集。時方令人抄寫，完後當寄一帙受之，爲我序而傳之可也。日記係另一書，目下亦未可出耳。詩文之道，昔之論氣格者近于套，今之論性情者近于俚，想受之悟此久矣。……

這段話分解開來，含有幾件事情：一，說明將文集取名《珂雪齋集》的由來。珂雪，謂玉與雪，以喻潔白。佛經所用，也是這個意思。小修信佛，所以他強調這個名詞乃是取之于《觀經》（即《佛說觀無量壽經》簡稱）以珂雪形容如來佛相的一句話。二，看出小修對自己一生寫了那麼多的詩文，有一個比較清醒的估價，「近轉覺其冗濫」，這是十分愛惜自己羽毛的話，因此打算選其「精警者，合爲一集」，且已着手。這應該就是後來在新安郡學刻印的《珂雪齋集選》二十四卷，這是作者經過刪汰而自定的。小修原來的詩文，遠不止此數。這只要看他《答蔡觀察元履》書所說「檢少時詩文，先後幾四十餘卷」，即知倍于此數。三，這部《珂雪齋集選》，作者原來想請錢牧齋作序，「當寄一帙受之，爲我序而傳之」，但此事未曾實現，現在通行留存的這部詩文集只有作者自己寫的序言。四，除詩文外，作者自述還有一部「日記」，但「係另一書，目下亦未可出耳」，其時尚未考慮刊行。按這部「日記」，即《遊居柿錄》，後來作爲《珂雪齋外集》，也是在新安刻印的。五，在經歷了明代中後期長達數十年之久的文學革新與守舊之爭後，小修用兩句話概括了公安派與復古派之間的爭論，這就是信中說的「昔之論氣格者近于套，今之論性情者近于俚」。復古派講求氣格，鑽進了因襲模擬的死胡同；公安派主張發抒性情，但流于鄙俚

淺俗。應當說，這算得上是持平之論。其時伯修、中郎早逝，公安派主將自然非小修莫屬，他能看到并直言本派之短，這正是小修通達高明之處。關於小修在這方面的一些見解與議論，下面還要專門談及。

牧齋對小修這封信有無答覆，不得而知，即使有，也沒有留存下來。但《列朝詩集小傳》裏的《袁中道傳》，牧齋記下了他與小修的一段對話，却正好是與小修此信提出的幾件事相呼應的：

余嘗語小修：「子之詩文，有才多之患。若游覽諸記，放筆茭蕪，去其強半，便可追配古人。」小修曰：「善哉，子能之，我不能也。吾嘗自患決河放溜，發揮有餘，淘鍊無功。子能爲我茭蕪，序而傳之，無使有後世誰定吾文之感，不亦可乎？」小修之通懷樂善若此，而余逡巡未果，實自愧其言。

牧齋高才卓識，目光如炬，他的議論見解爲同時人所欽服，所以小修要請他刪定文稿，「序而傳之」。但這兩件事，牧齋都未能做到。值得注意的是，牧齋對小修作品的評論，說他的遊記之類，有一半需要「放筆茭蕪」，不必保留，未免要求過苛。牧齋這篇小傳寫于小修身後，他應該看到《珂雪齋集選》是已經小修自己刪定的，不能要求他再「放筆茭蕪」了。小修現存的遊記，包括《遊居柿錄》（這其實也是一部排日作記的遊記），是小修作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可否認這些作品大都寫得色彩絢爛，文情并茂，引人入勝，足以傳世。要說「才多之患」，牧齋自己也是不免的，看他的《初學集》、《有學集》，各都是一二百萬字的巨著，長篇短章，巨細不遺，真要「放筆茭蕪」，也不是不可有所刪落的。恐不僅牧齋，別的名家文集亦莫不如此。比較下來，牧齋稱小修「通懷樂善」，倒不是虛語。

二

小修的文學見解，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闡發公安派的文學觀，這就是反對剽竊雷同，主張發抒性靈。他把中郎倡導的文學革新之功，比之于唐代韓愈的「文起八代之衰」，認為這乃是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向。他說：

文章之道，本無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後。唐、宋于今，代有宗匠。降及弘、嘉之間，有縉紳先生（指前七子），倡言復古，用以救近代固陋繁蕪之習，未為不可，而剿襲格套，遂成弊端。後有朝官（指後七子），遞為標榜，不求意味，惟做字句。執議甚狹，立論多矜。後生寡識，互相效尤。如人身懷重寶，有借觀者，代之以塊，黃茅白葦，遂遍天下。中郎力矯敝習，大格頹風。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亦非謂八代以內，都無才人，但以辭多意寡，雷同已極，昌黎去膚存骨，蕩然一洗，號謂功多。今之整刷，何以異此。（《解脫集序》）

小修覺得這樣說還不够，還需要進一步強調探討心靈的重要性，不怕奇，不怕變，甚至不怕缺陷，只要有自己的真面目，詩文的精光就出現了，就足以垂之不朽。請看他寫的下述一段話：

自宋、元以來，詩文蕪爛，鄙俚雜沓。本朝諸君子，出而矯之，文準秦漢，詩則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後也，剽竊雷同，如質鼎偽觚，徒取形似，無關神骨。先生（指中郎）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而詩文之精光始出。……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間，即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之不朽。（《中郎先生全集序》）

小修認爲，模仿是詩文的大敵，不唯復古派的古不能模仿，即是革新派的新也是不能模仿的。他要求世人服膺中郎，但「請胸中先拈却袁中郎三字，止作前人未出詩文，偶見于世」。因爲中郎也不能學，「不得其源，而強學之，宜其不似也；要以衆目自虛，衆心自靈，不美不能強之愛，不愛不能強之傳」（引語同前）。反模仿，卽是主性靈。性靈因人而異，但離不開一個「慧」字，發揮到極致，便產生公安派所崇尚的趣：

凡慧則流，流極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瓏而多態，水之漣漪而多姿，花之生動而多致，此皆天地間一種慧黠之氣所成，故倍爲人所珍玩。至于人，別有一種俊爽機穎之類，同耳目而異心靈，故隨其口所出，手所揮，莫不灑灑然而成趣，其可寶爲何如者！（《劉玄度集句詩序》）

趣是公安派標舉的一種出之于自然的高級文學成就，中郎也一再提到趣，他說「詩以趣爲主」（《西京稿序》）。又說：「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敘陳正甫會心集》）小修所發揮的，就是中郎的理論。

但是，小修固然是公安派文學的倡導者與鼓吹者，却不一味爲本派叫好，他對公安派的功績與弊病，看得很爲清楚。他的文學見解的第二個方面，便是能跳出本派之外，對公安派的功過作出客觀的評價。首先，他認爲「天下無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則爲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之」（《花雪賦引》）。變總是進步的，但至末流就停滯了，又得再變，

這在公安派也不能例外。他說：

國初何（景明）、李（夢陽）變宋、元之習，漸近唐矣。隆、萬七子輩亦效唐者也，然倡始者不效唐諸家，而效唐一
二家，若維若頤。外有狹不能收之景，內有鬱不能暢之情，迫脅情境，使遏抑不得出，而僅僅矜其嚴率，以爲必不可
踰越。其後浸成格套，真可厭惡。後之有識者矯之，情無所不寫，景無所不收，而又未免舍套而趨于俚矣。（《蔡不
瑕詩序》）

小修在這篇文章中，還特別指出「今人好中郎之詩者，忘其疵；而疵中郎之詩者，掩其美。皆過矣」。中
郎的弊病，除這裏所說的俚，還有易。「多抒其意中之所欲言，而刊去套語，間入俚易」（《答須日華水
部》）。所謂俚易，換句話說，即是「境無不收，情無不寫，未免衝口而發，不復檢括，而詩道又將病矣」
（《阮集之詩序》）。這最後一句是已經見到公安末流的結論。在小修的心目中，「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
盡而意無窮」（《淡成集序》），而公安派末流所能做到的，只是取中郎「少時偶爾率易之語，效顰學步，其
究爲俚俗，爲纖巧，爲莽蕩。譬之百花開，而棘刺之花亦開；泉水流，而糞壤之水亦流。烏焉三寫，必
至之弊耳」（《中郎先生全集序》）。這一批評是中肯的，而出之于作爲公安派領袖人物的小修，不妨說
小修的自我批評精神還是很不錯的吧。

第三個方面，小修不但批評了公安派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的弊病，而且也批評了後公安派
而起的竟陵派的弊病。在公安派趨向末流的時候，竟陵派崛起，標舉深幽孤峭爲宗旨，轉移了當時文
壇的趨向。這也是一種變，但由于走的是俚率僻澀的路，因而愈變愈下，求深而彌淺，求新而轉陳，其

弊又甚于公安派末流。這點小修在竟陵派盛行時已看到了，并且準備給以揭露抨擊。牧齋記載他的話說：「小修又嘗告余：『杜之《秋興》，白之《長恨歌》，元之《連昌宮詞》，皆千古絕調，文章之元氣也。楚人（指竟陵派的鍾惺、譚元春）何知，妄加評竄，吾與子當昌言擊排，點出手眼，無令後生墮彼雲霧。』」蓋小修兄弟間師承議論如此。」牧齋接着對於後來世人把公安派降與竟陵派等同看待，一律排斥，表示不能同意。他說：「而今之持論者，夷公安于竟陵，等而排之，不亦過乎！」（《列朝詩集小傳·袁中道傳》）他的立論的根據，即是小修對竟陵派的嚴厲批評，雖然小修沒有來得及將他這些意見寫成文章。

從以上三方面的議論來看，小修可稱一個有眼光、有見地的文學家。只是過去他的文名為其兄中郎所掩，受人重視不夠。其實他是可以與中郎相頡頏的，至少文學見解方面不弱于中郎。

三

要瞭解小修的文學思想與文學成就，必須先瞭解他所受當世的影響。他生平最服膺的兩位人物，給他的影響也是最大的，乃是其兄中郎及他們兄弟奉之為師的大思想家李卓吾。小修是這樣推尊他們二人的：「本朝數百年來出兩異人，識力膽力，迥超世外，龍湖、中郎非歟！然龍湖之後，不能復有龍湖，亦不可復有龍湖也。中郎之後，不能復有中郎，亦不可復有中郎也。」（《答須水部日華》）中郎對小修的影響自不用多說，李卓吾則是他的思想啓蒙老師。他有一段與李卓吾對話的記載：

昔晤龍湖老人于通州，予問當如何作工夫。龍湖曰：「參話頭。」予曰：「某子甲半生參話頭，而了無消息者，何

也？「龍湖曰：「不解起疑也。夫疑爲學道者之寶，疑大則悟亦大。予近來尙有餘疑，可惜不遇大作家，痛與針劊一番耳。」（《書月公冊》）

李卓吾拈出一個「疑」字，作爲啓導，下面小修便談了自己的體會：「予心佩其言，見世之學者終日恬然，其稍敏捷者，隨口領略，自謂已得。始知老子（指卓吾）所謂不解起疑者，真有見也。古人云：薄福之人，不生于疑。又云：不疑言句，是謂大病。今看古人因緣，其穿鑿者無論矣，稍有所見，淺者作逗塞情識會，深者作探竿影草會，作仙人手中扇會，遠之遠矣。」他的結論是：「疑者參之寶也，理者參之仇也。所悟在理，必不得力，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耳。」疑便是對一切傳統的觀念與說教表示懷疑，進而作出獨立的探索與獨立的判斷。這種懷疑、探索與判斷的精神，正是這個時代反傳統的新興思潮的精神，成爲公安派反對復古派的思想理論支柱。要知道，李卓吾不僅是公安三袁兄弟思想上的前驅，同時也是文學上的前驅。小修寫的《李溫陵傳》，是《珂雪齋集》中的杰作之一，其中有寫到卓吾文學的地方：

……所讀書，皆抄寫爲善本，東國之祕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籐丹筆，逐字讎校，肌擘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

這裏可見，卓吾讀書評論，作詩作文，都是一空依傍，獨抒己見。公安派所奉行的，也就是這條宗旨，不過更有發展，如提倡「性靈」即是。小修在兄弟中受之于卓吾的，恐更要多一些。他在卓吾歿後寫給梅國楨的信中說：「自覺心疏膽薄，終亦無益于世。悔往者親遇至人，不能細心窺其機用之妙，用世出世，

都成當面蹉過，良可嘆也！」（《與梅衡湘》）其中所謂「至人」，指的就是卓吾。他雖說未能細心領悟卓吾的用世出世機用之妙，其實他說這話，已經是領悟到卓吾思想行爲的真諦了，否則他就說不出這樣的話。當然，領悟是一回事，實行又是另一回事。小修立身處境條件不同，有自己的思想行爲準則，不能要求他做卓吾同樣的事。

小修早年的詩，大抵衝口而發，以平易率直爲主，因此意境造句都頗淺近，而少含蘊。這點小修很有自知之明，他自謂「大都輸寫之致有餘，鍛鍊之功不足，都無言外之意，而姑吐其意中之所欲言」（《答蔡觀察元履》）。又說：「至于作詩，頗厭世人套語，極力變化，然其病多傷率易，全無含蓄。蓋天下事未有不貴蘊藉者，詞意一時俱盡，雖工不貴也。」（《寄曹大參尊生》）質直淺露而少鍛鍊含蓄，這原是公安派的通病，中郎尙能以才情救之，小修才情不及中郎，自然又得下中郎一等。中郎對小修的詩，曾有一段評論：

……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尙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敘小修詩》）

這段話寫于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小修是年二十六歲。中郎出于對「粉飾蹈襲」的痛恨，出語每易偏激，因此對小修的「疵」——「勁直而多懟，峭急而多露」，也持贊賞的態度。他在同一文中又說：「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真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

達，何露之有？……且燥濕異地，剛柔異性，若夫勁直而多慙，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疑焉！」

但是，中郎的主張，弊病很多，只可奏效于一時，難以行之于久遠，小修也未能信從到底。中年以後，小修的詩風就開始轉變了，有意識地轉向了幽深奇崛。寫于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的一首《雨變詩》，就是小修詩風轉向奇崛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這年他三十七歲。這是首長詩，可節錄一段：

長安風俗近好奇，不愛塵土愛漣漪。但喜宅中多貯水，那聞牀下便穿池。使君躡屐趨衾榻，小婦登牀送酒卮。酒後耳熱仰天臥，屋漏直滴口邊髭。浮牀忽如青雀舫，謂是蔡姬蕩耶非。未聞滿朝拂衣去，胡爲家家水上載西施。莫是盡學東平藉，壞壁頽牆任闕窺。釜中聞噉喙，灶下聽鼓吹。郗成分宅今多見，樓緩同餐誼更稀。昨聞張京兆，置妻八尺梯。自上梯邊爲畫遠山眉。又見待詔金門狂李白，長安市上醉淋漓。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今爲水師。煙波釣徒張志和，不復泛家浮宅嘗嘗間，只來銅駝陌上坐釣磯。謝安不造浮海裝，海道近日在金闕。天子有道公卿賢，胡爲乘槎學宜尼。或云天子怒，公卿罰作陞楫郎，皆令立雨中，不及侏儒有休時。又云歲星精是小兒，上帝付與三天司命咨，却來銀浦恣遊嬉。雕雲屑雷，檄龍命鴉，引水作花溪。致令天河水奔潰，茫茫陸地走蛟螭。……

這種詩體，在公安派諸作家中是罕見的。事實上，豈止小修有變，就是中郎，也不是一成不變。小修曾指出，中郎秦中之遊後，「所著遊記及詩，渾厚蘊藉，極一唱三嘆之致，較前諸作，又一格矣」（《中郎先生行狀》）。又說中郎「學以年變，筆隨歲老，故自《破硯》以後，無一字無來歷，無一語不生動，無一篇不警策」（《中郎先生全集序》）。這都說明小修、中郎隨着年歲的增長，學識的積累，閱歷的豐富，已不滿足于早期的遊戲俳諧、率易淺露之作了。其中，小修轉變的自覺性，表現更爲明顯。

小修的散文，其成就實勝過于詩。文中有幾篇傳記，如《梅大中丞傳》、《李溫陵傳》、《江進之傳》、《趙大司馬傳略》等，生動敘述人物的聲音笑貌，并忠實反映社會現實，皆是有份量的作品。遊記是小修的專長，他用的是畫家重筆渲染的手法，山情水意，濃塗細抹，各盡其宜。中郎的書札是有名的，小修在這方面也不遜色。小修的書札，很有個性，但因功名不遇而發的牢騷話也不少，儘管文字如何尖新活潑，這些話說得多了，也會使讀者生厭。

四

小修生于隆慶四年（一五七〇），卒于天啓三年（一六二三），終年五十四歲。伯修壽四十一歲，中郎壽四十三歲。袁氏三兄弟，小修的年壽最長了。但兩位兄長功名早達，伯修二十七歲舉會試第一，中郎二十五歲登進士第。小修則遲至四十六歲對科第已幾頻絕望時，方考取進士。所以中年以後，他詩文中的失意自傷情緒是相當濃厚的。

中郎曾經這樣描寫他這位弟弟：

蓋弟既不得志于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頃刻都盡，故嘗貧；而沈湎嬉戲，不知樽節，故嘗病；貧復不任貧，病復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于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敘小修詩》）

小修這人，少年時以豪俠自命，走馬擊劍，呼盧喝雉，常聚衆痛飲達旦。中年後嗜酒縱慾，事後又

不斷後悔，經常自責。《答錢受之》書說：「自念生平，無一事不被酒誤。學道無成，讀書不多，名行不立，皆此物爲之祟也。甚者，乘興大飲後，兼之縱慾，因而發病，幾不保軀命。」這類自怨自艾的話，在《遊居柿錄》中也多處寫到。伯修、中郎的早逝，從病情看，與酒色也是有關係的。他們雖然不像小修那樣嗜酒如命，但各有姬侍數人，不自檢束，因而致病不起。小修得年稍長，也不過中壽罷了。

五

小修的詩文，刊刻行世，最早是中郎于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在吳縣爲他所刻的詩集。見《敍小修詩》所云：「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余懼其復逸也，故刻之。」這本詩集，未知卷數，今已不傳。隨後，他的詩文都由自刻，大抵是隨得隨刻。如說：「新刻詩二卷，附寄覽。此集共十餘卷，今尙在校刻。承兄見教，弟已不多把筆，然前此諸作，尙是敝屣遺簪，不忍棄去，不得已典衣市宅，壽之于梓。雜著中頗有發千古所未發者，六月中可畢功，當附便羽寄入京華也。此外又有《素史》二冊，極可觀。」（《答王章甫》）又如：「拙詩一冊，舊刻二種請教。」（《答董思白太史》）像這種寄呈已刻詩文求教的話，在給朋友的書信中是屢見的。小修現存的詩文，包括《珂雪齋前集》、《珂雪齋近集》、《珂雪齋集選》以及《遊居柿錄》，都是他在世時即已刻印傳世的。現合爲一集，總名《珂雪齋集》。

附帶一說，《珂雪齋近集》後附有袁祈年詩二卷，祈年是小修之子，出繼伯修。關於其人其詩，牧齋亦有記載評論：「小修子祈年，字未央，余改字曰田祖。出爲後于伯修，舉鄉書。詩筆有家風。秀而不實，

余深痛之！」（《列朝詩集小傳·袁中道傳》）祈年早夭，所以收齋「深痛之」。祈年的詩「有家風」，但顯然是不能同他的父輩相比擬了，有的流於輕佻浮薄，已不能免於公安末流之譏。但作為研究公安派文學流變的一種資料，還是可以一看的，所以仍附印在這部《珂雪齋集》的後面。

錢伯城 一九八五年十月，于上海。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STANIS

珂雪齋集版本及校點說明

袁中道所著詩文及雜著多種，皆其在世時手定，中若干種曾單行，此于中道致友人書中屢稱「近刻寄覽」、「拙稿求教」云云可知。後始彙刻，名珂雪齋集，取觀無量壽經所云「觀如來白毫相如珂雪」意（見本書卷之二十五答錢受之）。其單行各種未見，今所傳珂雪齋集有下列四種：

（一）珂雪齋近集十卷，附袁祈年詩一卷。祈年，中道子，出繼與兄宗道者。此本無序文，不詳刊刻年月。卷一有「書林振吾唐國達刊」字樣。考集中詩文乃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至四十三年（一六一五）作品。然據所附祈年詩偶成有句云「予今二十五」，按祈年生于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則此時當為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此本或即刻于是年。

（二）珂雪齋前集二十四卷。名為「前集」，實即「全集」，據自序刻于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所收詩文即至此年為止。自序云此集之刻乃「結向者修詞之局，以存過雁之一唳」。遊居柿錄卷十三萬曆四十六年重陽後一條亦云：「珂雪齋近集已刻成，凡二十四卷，刻工頗精，自念過雁一唳，已畢吾事，此後任意揮灑可也。」所云「近集」，應作「前集」。每卷卷首皆列校者姓氏（亦有部分闕者，留有墨釘），疑為友人或門弟子捐資助刻藉以附名之報。中道有答須水部書云：「仁兄此番……行裝蕭然，弟所深知，故刻敝集弟口不言及者，不欲以此累清郎也，乃今分遺過厚，令弟心大不安矣。」此中道刻集得友人資助

之證，可藉胡明人自費公助刻書風尚。各卷所列校者姓氏，爲研究中道交遊及公安派絕好資料，特彙輯如下（上字下名）：濮山夏之令、芝亭張汝懋、朗公秦鎬、景謨汪宗文、試可程仕進、申之程從申、誠之吳文明、長馭汪元義、師摯汪元臣、仲輝吳翔鳳、瑞生吳家鳳、公儀洪正朝、如晦程明哲、君用吳時文。

（三）珂雪齋集選二十四卷，天啓二年（一六二二）刻。中道自序云：「予詩文若干卷，外集若干卷，刻于新安。後官太學博士，攜之而北。及改南儀曹，遂留京師。已付友人汪惟修南歸舟中，不意行至河西務，偶有火變，板遂毀。」此本係就前集基礎有所增刪，故曰「選」。其增者爲萬曆四十六年後之作品。二書更張不大，詩文編排次序及格局，幾全相同，卷數亦同。自此本出，近集與前集之流傳遂稀。集選各卷校者姓氏，計有下列數人：一愚鄒得魯、尚于江中行、仁甫艾從熙、秉玉吳士璋、佩玉吳士坤、希仲孫尙賢、于善黃廷舉、景先翁逢春、惟修汪從教、申之程從申、均啓朱士泰。

（四）珂雪齋外集遊居柿錄十三卷，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刻本，無序跋，但卷二、卷八及卷十一後分別有「天啓甲子上元前三日」、「元宵後一日」及「上元後四日」、「夏大鵬校于承恩禪寺」附記。書名「柿錄」不經見，按「柿」同「林」，木片，柿錄實札記別稱。中道家居出遊，見聞瑣事，隨筆札錄，雖非排日作記，然均有年月日可按。寫于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之答錢受之書云：「日記係另一書，目下亦未可出耳。」所指卽此書。一九三五年上海雜誌公司據此書排印，逕易名袁小修日記（阿英校點），遊居柿錄原名幾湮沒無聞。據集選序稱「外集若干卷，刻于新安」，似此書應有萬曆刻本，未見。此天啓刻本亦傳本極稀。此外尚有鈔本流傳，都爲十二卷本，疑卽從萬曆本傳錄，蓋第十三卷爲至徽州府學紀事，萬

曆本尙未及刻入也。

本書之編輯校點，即彙合以上四種版本，而以前集作爲底本，合編爲珂雪齋集。近集佚出詩一首，文十五篇，集選佚出詩五十八首，文六十四篇，全部補錄，編入相應卷數。總計卷之一至八爲詩，卷之九至二十二爲文，卷之二十三至二十五爲書牘；遊居柿錄十三卷；附錄一爲袁祈年詩（包括楚狂之歌、小袁幼稿、近遊草、德山雜詠）。附錄二爲題名袁中道編撰柞林紀譚，載李溫陵外紀。全書正文三十八卷，附錄二卷，共四十卷。

本書基本不作校記。唯各本間有異文，涉及整句整段文字改易，顯示作者前後修改痕跡者，則爲列出。原本常有誤字，如澧之作澧，戟之作戰，春之作崇，是皆確無可疑者，即逕爲改正。又多有同音異義之字混用不分者，如藉籍、爲謂、常嘗、梁梁之類，皆據各字所在句中音義，爲之區別改正。異寫字則一律予以統一。上海雜誌公司袁小修日記排印本每則以中文數字編號，甚便查閱，今取其法，唯改用阿拉伯數字置于每則第一字之首，每卷編號自爲起迄，以便檢索。

本書所用版本：前集及近集係原中央圖書館藏書，臺灣偉文圖書出版社影印；集選係上海圖書館藏書；遊居柿錄係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書。承美國芝加哥大學馬泰來教授惠寄前集及近集影印本，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慨允使用館藏善本，一書之成，端賴衆助，併此致謝。

一九八四年八月錢伯城識于上海

珂雪齋前集自序

袁子曰：六經尙矣，文法秦、漢，古詩法漢、魏，近體法盛唐，此詞家三尺也。予敬佩焉，而終不學之；非不學也，不能學也。古之人，意至而法即至焉。吾先有成法據於胸中，勢必不能盡達吾意，達吾意而或不能盡合於古之法。合者留，不合者去，則吾之意其可達於言者有幾，而吾之言其可傳於世者又有幾？故吾以爲斷然不能學也，姑抒吾意所欲言而已矣。抒吾意所欲言，即未敢盡遠於法，第欲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故合於古法者存，不合於古法者亦存。總之，意中勃鬱，不可復茹，其勢不得不吐，姑倒困出之以自快，而不暇擇焉耳。豈誠謂我用我法，而可目無古人爲也？

夫古之人豈易言哉！昔宋子京自謂五十後奉詔修唐書，細觀古人文字，迴看五十年前所作，幾媿汗欲死。予自十七八歲即知修詞，幾三十年矣，每取舊作視之，四五行後，若荆棘列楮墨間，置之惟恐不速。益覺古人千不可及，萬不可及，其媿汗欲死，又不啻子京已也。

然吾所以不及古人者有故：少志進取，專攻帖括；中年尙遭擯斥，竭一生精力，以營箋疏。避顰迎笑，至於夢腸嘔血。四十以後，始得卑卑一第。博古修詞，偷晷爲之。本不仗習，何由工巧；浮涉淺嘗，安能入微。此其不及古人者一也。古人詩文，皆本之六經，以溯其源；參之子史百家，以衍其派。流溢

發滿，中弘外肆。吾輩於本業外，惟取涉獵，一經不治，何論餘書。或如牖中窺日，或如顯處視月。此其不如古人者二也。古人研京十年，練都一紀，盡絕外緣，爲深湛之思。今者雖有制作，率爾成章，如兔起鶻落，決河放溜，發揮有餘，淘鍊無功。此其不及古人者三也。古人慶弔餞送之文，實情真境，不尙浮夸。作者不以爲嫌，受者不以爲過。近時獻諛進熟，不啻口出，少不稱揚，便同譏刺。自惟骨體靡弱，未能免俗，雖抒性靈，間雜酬應。此其不如古人者四也。少忝聞道，有志出世，至於操觚，輒懷利刀切泥之嘆。嘗欲息機韜穎，遁跡煙雲。故未仕前，大半居山，所作多偶爾寄興，模寫山容水態之語。而高文大冊，寂然無有。此其不如古人者五也。

夫豈惟古人，卽本朝諸君子，各有所長，成一家言，敢自謂超乘而上之邪？每思此道，亦自無涯，甫涉其樊，而頭顱已不待矣。兼之頻歲移徙，中間散佚已多，所存什五，荒野固陋，常欲付之祖龍一炬。而名根未忘，不忍棄擲，謬謂千古詞人之於詞，亦猶慈父之於子也。子息託體於形氣，文章亦受孕於靈腑。才不才各言其子，則工不工亦各言其詞。慈父不以子之不皆才也而棄之，詞人又豈以辭之不皆工也而廢之哉？夫父或溺愛，而以不才爲才；或苛責，而以才爲不才。文章之道，已憎人愛，已愛人憎。箕畢殊好，未能自定。故駭而梓之，亦不敢有去取也。

嗟乎！吾向者無一事非任也，吾今者無一事非讓也。以出世言，已將超悟讓之人，退而修香光之業矣；以用世言，已將經濟讓之人，退而處仕隱之間矣。至於立言一事，向者雖不能窮其變化，而未常無此志也。今且以經國垂世讓之人，不惟不強合古之法，而亦不肯奢用己之意矣。然則此之梓也，豈

欲流通，妄冀有述，聊以結向者修詞之局，以存過雁之一唳，而使後來不復措意此道已爾。盡釋夫不能負不必負之擔，而嬉嬉焉爲盛世百不思百不能之愚人，以終其天年，吾從此閒矣。吾計定矣，吾願畢矣！

萬曆戊午五月午日，鳧隱居士袁中道書於新安郡校之臥雪齋中。

珂雪齋集選序

予詩文若干卷，外集若干卷，刻於新安。後官太學博士，攜之而北。及改南儀曹，遂留京師。已付友人汪惟修南歸舟中，不意行至河西務，偶有火變，板遂燬。又一年，惟修與友人刻予所選詩若干卷，且成，問序於予。予曰：詩莫盛於唐，顧唐之所以稱盛者，正以異調同工，而究竟不害其爲可傳耳。杜工部之沉着，李青蓮之俊快，兩者其勢若相反，而其實各從所入，以極其才，至於今光燄不磨。夫豈惟諸君子以正聲鳴，卽任華、盧仝、李賀、孟郊輩，皆相與角奇鬪巧，崢嶸一代。當時之詞人，亦未嘗以其偏枯而詆之，而廢之，此唐之所以盛也。大都天地間之景物，與人心中之情態，千變而未始有極，修詞者堂堂正正，奇奇怪怪，如蒐璧採寶者然，以共扶造化未開之倪，以共鳴一代風雅之盛，不亦可乎！夫卮言俚語，信口而出，滔滔莽莽，無復檢括，是固無足道。若夫摭故詘新，喜同惡異，拘執格套，逼塞靈源，此其病，與偃背規矩者正等。予詩不敢望諸作者，而要之據其意所欲言。譬之園者，香色皆絕，固爲奇觀，卽有色而香減，有香而色減，皆宇宙之精華所寄，原不同於蔓草散木，或亦無害其爲可傳者。予姑聽其流布焉，而并爲之序。天啓二年重九日，臆隱袁中道撰。

珂雪齋集目錄

前 言	一	郊行二首	四
珂雪齋集版本及校點說明	一五	飲駕部龔惟長舅宅中，盤殮甚涼，戲嘲	五
珂雪齋前集自序	一九	秋日校射	六
珂雪齋集選序	二三	西郊別業三首	六
		醉臥野舍朝歸	七
		送人遊鄂二首	七
		寄彭長卿，蜀人，家荆而寓鄂	七
入城道中	一	哭少年	八
武昌坐李龍潭邸中贈答	一	別洪生	八
送同舟歸州人	一	龔惟用舅謝諸生歸隱贈	八
晚過黑牛渡二首	二	小竹林	九
村居喜社友李素心至	二	有感三首	九
九日	三	寒食郭外踏青，便憩二聖禪林	一〇
沙頭曲四首	三	雨中坐中郎齋頭，時中郎往弔田棟野，并	
朝耕二首	四		

聞張瞽者吹笛……………一〇
 春遊曲四首 鄂中……………二
 花樓曲四首……………三
 哭田生二首……………三
 泊繡林……………三
 繡林阻風遠望……………四
 赤壁……………四
 過洞庭君山……………四
 泛洞庭……………四
 夜泊……………五
 阻風登晴川閣，予兩度遊此，皆以不第歸……………五
 別李龍潭……………五
 大別山懷李龍潭，兼呈王子……………六
 菩提寺二首……………六
 別山風雨，得丘長孺書二首……………七
 贈別耿子二首……………七

秋夜寄中郎……………一八
 過孔子問津渡……………一八
 麻城道中二首……………一九
 長孺齋中有述……………一九
 重九同丘長孺過李卓吾精舍……………二〇
 過沙河作石子歌……………二〇
 飲長孺齋中，分得無字……………二〇
 行路難……………二〇
 得中郎書……………二二
 武昌逢潘景升……………二二
 感事示人……………二三
 今夕行，同丘長孺、王大壑諸公賦，時
 有別意……………二三
 雨中病甚不得發，示長孺，時長孺亦病……………三
 黃鶴樓……………三
 送王生歸荊州……………三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贈人	二四
李坪遇郝生	二五
過赤壁二首	二五
泊黃州	二五
蘄州道中，并懷王大壑，時大壑往荊州	二六
潯陽琵琶亭賦	二六
月	二七
江行絕句同丘長孺，并示無念五首	二七
李陽看月有所思	二六
曉行同丘長孺賦	二九
曉行	二九
江行	二九
江上示長孺	三〇
遊牛首山	三〇
同丘長孺登雨花臺	三一
焦茂直偕數人飲流波館中，時已有別意	三一

拙藁呈馮開之，并系以詩	三一
攜酒登清涼臺	三一
贈別謝五	三一
靈谷寺	三一
泊龍江示長孺二首	三一
呂城	三一
登虎丘戲爲歌行變體示長孺	三四
由吳入越，舟中無營，偶思吳中名人，信筆爲頌，爲泰伯、季札、伍員、要離、梁鴻五首	三四
初至錢塘至日	三六
悶酌示長孺、無念	三六
大佛頭示長孺，時長孺新著衲衣	三七
冬日湖上四首	三七
紀夢二首	三八
嘉興同張、徐二公夜飲，登樓泛舟，復以琴聲相娛有述	三九

病中三首	三九	途逢八舅口占	四五
流波館宴集，時楊舜華病起同長孺諸公賦	四〇	襄陽道中題署	四五
深公病大作，予亦病，夜述示長孺三首	四〇	昆陽	四六
大人壽日，時寓石城	四一	南陽道中二首	四六
潯陽阻風	四一	河南道中題壁寄伯修兄	四六
景升弧辰日，因攜張瑤光、劉水碧同方子		黃河聞雁二首	四七
公郊遊，時微雨，憩洪山寺	四二	夜入燕境	四七
鄂中丘長孺宴客有述	四二	喜傅仲執、王幼度至有述三首	四八
咄咄	四二	今夕行贈別繡林張斗槎	四九
下第詠懷二首	四三	長歌送中郎之吳門，兼呈江長洲	四九
曉	四三	悶坐二首	五〇
仙桃鎮	四四	雲中梅中丞招飲城南精舍，醉後登臺有	
風雨舟中示李謫星、崔晦之，時方下第三首	四四	述，兼呈羅天池、唐仲文	五一
		午日吳典史邀飲鷗江王孫園有述二首	五一
		遊陽和坡	五二
		遊恆山宿甕城驛	五二
習池	四五		

卷之二